

美国黑人史学家尼尔·阿尔文·潘特与 《白人的历史》*

陈茂华

尼尔·阿尔文·潘特(Nell Irvin Painter, 1942—)是一位在西方知识界颇有声望的美国非裔女性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里,她撰写了八部学术专著和多篇论文,并接受过媒体关于公共事务议题的多次访谈。她曾先后被耶鲁、卫斯理、达特茅斯等美国一流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和美国南方历史协会的主席等职,同时也是美国古文物协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非裔美国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fro-American Life and History)及非裔女性历史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Black Women Historians)的成员。1986年,全国100位非裔妇女联盟(the National Coalition of 100 Black Women)授予潘特教授坎迪斯奖(Candace Award),以表彰她在非裔美国人历史研究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2010年,她书写的《白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White People*)出版,获得了西方知识界的一致好评,并被《纽约时报》评选为该年度十大畅销书。其后,她接受了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颁发的2011年度百年奖章。

一、尼尔·阿尔文·潘特及其学术抱负

尼尔·阿尔文·潘特于1942年出生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个非裔家庭,父母均受过高等教育。出生仅两个月,全家就迁居加利福尼亚州。其后,潘特在奥克兰市接受了中小学公立教育,后来分别于1964年、1967年、1974年获得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硕士学位及哈佛大学美国史学博士学位。在这三所美国著名高校接受的不同人文学科的学术训练,为她后来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里,潘特撰写了八部学术专著和多篇论文,并接受过媒体关于公共事务议题的多次专访。在她的学术专著及论文清单上,“非裔美国人”是最醒目的关键词,白人则是唯一的例外。然而,这些论著均围绕身份认同这一主题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潘特偏爱采取传记史的体例来展现黑人和白人族群身份认同的形成。《霍齐亚·哈迪森的故事:一位南方黑人共产主义者的一生》(*The Narrative of Hosea Hudson: His Life as a Negro Communist in the South*, 1979)、《索杰纳·特鲁斯传:一个时代的象征》(*Sojourner Truth: A Life, A Symbol*, 1997)及《索杰纳·特鲁斯自述》(*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 1998)以个体传记史的叙事模式讲述了非裔奴隶自我意识觉醒的抗争故事。《逃离的人:重建后到堪萨斯的黑人移民》(*Exodusters: Black Migration to Kansas After Reconstruction*)、《创建美国黑人:1619年以来的非裔美国人史及其意义》(*Creating Black Americans: African-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项目编号:17BSS005)的阶段性成果。

Meanings, 1619 to the Present 2006) 及《白人的历史》则以群体传记史的书写模式阐释了作为黑人和白人的群体身份认同的形成,2018年出版的《美术学院年长者的回忆录:重头再来》(Old in Art School: A Memoir of Starting Over)一书,以回忆录的形式讲述她退休后重返大学校园探索绘画艺术的经历,阐明她对自己作为一名非裔美国女性学者关于种族、性别、职业三重身份的认知。

2008年1月6日,在美国有线卫星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C-SPAN“图书栏目”(book TV)对潘特教授进行的三小时深度专访过程中,潘特指出,要实现全球公平和正义,就必须在跨学科视角下继续深化关于族群身份认同的问题意识,推动族群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①

二、《白人的历史》的族群身份认同观

《白人的历史》一书按照从古至今的时序,以种族(race)的概念为思考起点,在思想史、艺术史、科学史、文学史的脉络中,阐释了白人是怎样从古希腊时代一个未曾意识到自我存在的“自在的”群体,而后近代在商业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才产生了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从而被建构成一个“自为的”强势群体的。

全书共28章,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七章为第一部分,主要以种族这个母体概念为研究取径,在总论的普遍性形式下,通过阐释“种族”概念生成的各种可能性历史条件,从而彰显白人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历程,揭露“种族”概念的伪科学性及其所隐含的权力本质。首先,潘特采取语义学与神话故事等文字文本相互印证的方法,指出在古代的欧洲世界,不仅不存在“种族”的概念,更不存在按照族群和阶级对人类进行群体分类的情况。被后世视为白人祖先的塞西亚人,其古希腊语的意思是“野蛮人”。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的来源也并非今人集体记忆中的有色人种,而是白人。潘特通过仔细审查大量绘画作品、生理学及游记文本,证明即便到了近代,土耳其后宫尚有不少从高加索地区掳掠的白人性奴。潘特认为,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白人群体的主体性身份逐渐形成。她指出,随着欧洲人向外部世界推进商业冒险和殖民扩张,社会财富日益增长并集中于少数白人手中,有色人群与奴隶制产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白人开始有意识地以肤色为标准来区分自我与他者,他们的旅行志和绘画作品中开始出现“白色即为美”的表现性话语;18世纪中后期,随着全球性贸易和族群迁移大规模展开,第一次国际大分工完成,在商业和殖民征服的主导下,以褒扬白人具有创造精神为主旨的“欧洲中心论”产生,并很快成为白人群体认同的心理依据。潘特通过细致地审查被后人视为现代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德国生理学家、解剖学家布鲁门巴赫的科学研究活动,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种族”概念被提出的微观权力环境,由此得出结论“欧洲中心论”不可避免地对当时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布鲁门巴赫与欧洲各大国的王室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用于测量的那些欧洲以外地区的人类头颅,均来自英国等王室派遣参与殖民的将军和军医。布鲁门巴赫根据身体外观差异和头颅测量值,对人类进行了等级划分,他认为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头颅不仅外观最美,而且测量值最大,说明智力最高,是现代白皮肤欧洲人的祖先。在此基础上,他首次提出了“种族”这个概念来指称人类群体。潘特认为正是在布鲁门巴赫的“科学”光环加持下,白人比其他群体优秀的心理认知变得日益外显化,从而开启了人类种族化(racialization)的历程,这表明以主观

^① <https://www.c-span.org/video/?201000-1/depth-nell-irvin-painter#>[2019-12-20]

构想出来的“种族”概念为基础的“白人性”(whiteness)话语理论出笼了。

随后,潘特选取对欧洲上流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法国文学大师斯塔尔夫夫人及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政论文本为分析对象,发现在19世纪资本主义势力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他们在宣扬欧洲优越性和特殊性的种族-民族国家话语的过程中,有意将“种族”的概念与“欧洲中心论”话语勾连在一起,从而阐发出一套以“白人至上主义”为核心思想的“白人性”话语理论,其根本目的是为欧洲国家的对外殖民征服提供理论依据,这标志着“白人性”话语理论正式形成。斯塔尔夫夫人和卡莱尔盛赞以雅利安人种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种为主体的白人是上帝的选民,是创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包括外观、智力及德性等元素在内的“一流”群体。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贫穷白人被刻意排除在“白人性”话语体系之外,并被蔑称为“白色垃圾”“白色大猩猩”,被诅咒是不能获得上帝救赎的败类。“白人性”话语理论的阶层性和权力性暴露无遗。

该书第二部分以“白人性”话语理论作为思考的切入点和研究内容的统一载体,通过具体的个案形式,即通过聚焦于美国国民身份认同议题,继续揭示“白人性”话语理论的专制主义本质。鉴于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潘特特地以美国历史上的四次移民浪潮为分析文本,讲述一个移民在美国社会、法律体制与“人种科学”、人类社会学共同制造的国民身份承认标准之下获取国民身份的故事,不仅旨在阐明原生性移民群体拥有生物性、族群性和国民性三重内涵这一客观事实,更重要的是指出“白人性”话语理论是一种将政权体系、阶级体系及意识形态体系融为一体的现代文化霸权观,是拥有特权的白人群体实现对其他族群(尤其是非裔族群)进行控制和压迫的心理认知依据,违背了美国立国治国的自由和平等信念。

《白人的历史》是当代西方学界唯一一部将白人视为一个群体,并为之立传的学术著作,令人耳目一新。它提出了“白人是谁”这一关乎现代种族科学认知和现实身份认同的重大议题,并在阐释白人群体身份认同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条件的基础上,揭示出种族概念之虚妄性,及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权力之专制性,由此推翻了传统的种族观。因此,有论者毫不吝啬地称赞该书“颠覆性地推翻了传统种族观”,为人们正确理解“族群的概念”做出了“崭新的、重大的贡献”。^①事实上,西方学界基本上都对传统种族观持批判的态度,但无论是白人学者,还是少数族裔学者,都往往不自觉地以“他者”的立场讲述有色人种遭受压迫和歧视的悲惨历史,似乎集体性地默认了“种族”概念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然而,潘特对白人群体心理认知经验的阐释,表明在生物性之外,白人群体身份主要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白人性”话语理论加固了白人群体心理上的优越感,强势地将白人从微观结构的族群身份转化为宏观结构的国民身份,从而上升为西方国家的文化信念。

众所周知,在现代西方世界的现实生活中,种族塑造了人们的生活经验。白人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心理优势的群体,通常将自身视作正常的、规范的存在,而认定只有其他人群才具有种族的特征,由此造成了白人在种族概念之外的幻觉。也就是说,种族概念的基础是确立起来的“白人性”话语理论,这一理论具有社会塑型功能,将白人群体之外的其他族群建构为“种族”,即他者。尽管“种族”自近代以来就被视作一个科学的概念,但其意涵并不指向白人,而是特指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故此,潘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西方各国的法律条文中规定所有族群均享有平等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族群却并不必然享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根本原因。

^① Hamilton Cravens, "Book Review",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 77, No. 4(2011), pp. 895-896.

在她看来,族群身份认同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现代性社会所面临的多元价值冲突,已表明文化是个体在社会中极为重要的身份识别标志之一。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社会,文化才是处于底层的结构,它决定着过去被视为基础性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政治结构,而新近美国以法律形式明令采用的“族群”概念强调的正是其历史-文化内涵。因此,潘特反对“许多观察家认为金钱和跨族群的性可以解决种族主义问题”^①的观点,她提出有必要在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之上建构族群身份认同。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极权主义势力侵袭西方世界及美国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倡导者提出的以“族群”和“族裔”的概念取代“种族”的概念的“经典移民同化叙事”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经典移民同化叙事”中,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平等地看待各个族群的不同文化和生活经验,其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包容,并不必然抛弃国民身份叙事,其社会实践的关键在于坚守自由理念和法治信念,由此实现各族群间的和解。毋庸置疑,潘特在此阐发的族群身份认同观,正是对白人至上主义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抗。

三、《白人的历史》的概念史研究范式

有评论家称赞“概念史的研究范式”是《白人的历史》一书的一项“大胆创新”。^②确实,从概念史的视角出发去研究白人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议题,这在西方学界尚属首次。为何选择概念史的研究范式呢?潘特在开篇就阐明了她的认知“种族是一种观念,而非一种客观事实。种族问题要求我们从观念的领域而不是从客观事实的领域来给予回答。”^③这表明该书在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层面上均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主体性之于白人不再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存在,这显然与讲述某个群体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的传统群体传记大相径庭,也有别于其他通过聚焦于少数族群日常生活经验来探究身份政治议题的叙事策略。首先,“种族”的概念意味着一种整体主义的视域,表明这是作者在秉持各族群间平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下进行的一项综合性研究;其次,“种族”的概念研究取径大大突破了原有方法论的限制,以社会建构论的思想资源和跨族群阶级论的分析方法来探析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从而揭示种族的观念是西方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更具说服力。

在概念史的研究范式下,《白人的历史》试图通过审查“种族”这个母体概念的产生,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白人性”话语理论的具体历史语境,来阐释白人的主体性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为此,潘特以社会建构论作为支撑起其概念史研究取径的分析框架,以及解构种族的观念及“白人性”话语理论形塑西方社会现实生活中族群关系的认知工具。具体地说,该书中所运用的社会建构论分别是话语建构理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该著前一部分立足于“种族”概念所提供的整体主义视域,在话语建构理论、文本间性理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关照下,借助跨族群方法论的分析方法,动态地展现变迁中的欧洲社会有关人类群体分类的观念及其演变,由此实现解构现代种族知识及其体系的目标。在话语建构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的视角下,语义学和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本居于一种基础性的地位,而后来的地理学、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文字文本均吸收和改造了它们的内涵,并且在相互指涉的过程中构成了文本间性。

① Nell Irvin Paint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White People*, W. W. Norton & Co. Inc., 2010, p. 396.

② Jason Pierce, “Book Review”,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3, No. 3 (2012), pp. 716 - 720.

③ Nell Irvin Paint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White People*, p. ix.

在潘特所展示的这些文本相互指涉、印证和对话的过程中,读者不仅理解了古代世界的群体认知观念,以及与现代用于区别人类群体的母体概念“种族”在意涵上的根本差异,并且窥见了隐藏于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然而,给读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提供的分析视角。在探究种族和高加索人种的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时,作者将微观的学术生态机制——当时欧洲世界培养贵族子弟的哥廷根大学——放置在18世纪西方世界宏观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进行解读,不仅细致考察了布鲁门巴赫人种学实践文本的前后变化——从获取的各种头骨样本到修辞,而且还审查了这位科学家与当时几位欧洲权势人物密切往来的信件、日记等证据,从而揭示被视为“科学”概念的种族和高加索人种是在政治权力及金钱的干预下“发明”出来的,从而消解了现代种族科学所标榜的客观性、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所研究的科学知识积累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建构方式。第一部分揭示了种族的概念是白人特权阶层用以将其他肤色人群界定为他者的工具,即种族的概念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它阐明了以财富为核心的权势在历史时空中构造社会等级关系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部分的叙事策略不仅决定了整本著作的研究范式,而且还起到了总论的作用,为后一部分审查和评估“白人性”话语理论提供了一个阐释白人身份(认同)的框架结构。后一部分以有关移民同化理论的言说及行动为主要分析对象,采取兼顾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文本解构的互文、对话理论分析法,深入探究了始于1790年的美国人口分类法律文本、有影响力的若干欧美白人政治家及政治思想家的种族话语文本,以及爱默生阐释的美国民族性文本,指出它们无一不是在“白人性”话语理论的隐性影响下对国民身份进行规范,从而评估“白人性”理论话语体系是如何通过知识生产来实现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进一步转化为法制化形式构造社会现实和种族关系的,旨在阐明“白人性”话语理论是拥有国家权力的白人阶层的自我想象和自我认同,“是一种强势的社会建构——白人把自己想象成一流的群体”,^①它构建了一个完全自洽的想象世界。除了采取社会建构论探析白人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之外,《白人的历史》还交叉运用跨族群阶级论的分析方法,来审查掌握社会财富及国家权力的白人特权阶层对待处于社会底层的白人群体的污名话语,以揭示前文提及的“白人性”话语理论所隐含的阶层论思想。无怪乎有学者在称赞《白人的历史》一书时抱怨道:“此前研究‘白人性’话语理论或者种族史的专家们均没有什么新的洞见。”^②

“白人性”研究是9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一个学术领域。自50、60年代美国黑人争取民权运动以来,在表征非洲黑人民族个性、尊严及自豪的话语理论——“黑人性”——文化复兴运动的刺激下,部分白人学者开始关注指向美国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身份政治议题(identity politics issue),并由此出发不断地在思考着这样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题:《民权法案》公布后,为何大规模的种族冲突依然不断发生?如果说二战后“美国的困境”是以白人至上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种族主义造成的,那么这种指向维护白人优势或支配地位的种族主义基础是什么?如果承认“种族”概念是种族主义存在的基础,那为何在西方生物学界和人种学界明确宣布“种族”是个伪概念之后,种族主义(偏见)依然存在?围绕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究,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白人性”研究(Whiteness studies)。

学界通常认为,明尼苏达大学美国研究主任、历史系教授大卫·罗迪格(David R. Roediger)于1991年出版的《白人性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① Nell Irvin Painter, *The History of White People*, p. 388.

② Thomas J. Davis, “Whitenes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 29, No. 3 (2011), pp. 910–912.

American Working Class) 一书,是这一新兴领域的开创之作。“《白人性工资》为正在兴起的‘白人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受欢迎的解释”。^① 西奥多·艾伦(Theodore Allen)的两卷本《白色种族的创立》(*The Invention of the White Race*)分别于1994、1997年出版,标志着“白人性”研究领域在美国正式形成。^② 紧接着,一批优秀的著作在90年代相继问世,促使“白人性”研究蔚然成风。2002年,据学者统计,美国学界出版了51部白人性著作。^③ 2005年,历史学家拉德勒·麦克沃特(Ladelle McWhorter)在概括了美国“白人性”研究的两个主要特征——白人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性及“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的压迫性——之后提出“要知晓种族主义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权力操控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主体性方面的历史变化。”^④ 言下之意,此前的“白人性”研究并未阐明权力在白人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历史过程中的演变。然而,《白人的历史》一书通过概念史的研究范式,以及社会建构论所提供的分析框架,阐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该书区别于其他“白人性”专著的一个主要特点还在于它完成了“生动的综合”,“在过去的20年里,尽管‘白人性’理论催生了很多专著,但几乎没有一本赢得学院外读者们的青睐,更没有哪位学者有过综合的尝试”。^⑤

在潘特之前,有不少学者尝试通过讲述各国移民获得美国国民身份的故事,来揭示和批判“白人性”理论的核心思想。比如,诺埃尔·伊格纳蒂夫(Noel Ignatiev)的《爱尔兰人如何变成白人》(*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1994)、伊恩·洛佩兹(Ian Haney López)的《法律界定的白人:种族的立法建构》(*White by Law: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Race*, 1996)、卡伦·布洛特金(Karen Brodtkin)的《犹太人如何变成白人及其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启示》(*How Jews Became White Folks and What That Says About Race in America*, 1998)、马修·雅各布森(Matthew Frye Jacobson)的《不同肤色的白人性:欧洲移民及种族的融合》(*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 1998)、格蕾丝·黑尔(Grace Elizabeth Hale)的《制造白人性:南方1890—1940年代期间的种族隔离文化》(*Making Whiteness: The Culture of Segregation in the South, 1890-1940*, 1998)、乔治·利普希茨(George Lipsitz)的《白人性的占有性投资:白人如何从身份政治中获取利益》(*The Possessive Investment in Whiteness: How White People Profi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1998)等。总体而言,这些作品基本上都采用话语建构理论的分析视角来审视白人性,强调自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白人文化优越论塑造了白人属性,建构了美国白人的主体性身份,认为白人性构成了美国种族主义制度的心理意识基础。然而,唯有潘特在概念史的视野中,针对不同的历史语境,分别运用前文提及的三种社会建构理论,结合跨族群阶级论的分析方法,综合性地揭示了隐藏在美国历史上四次移民浪潮背后的“白人性”话语理论的运作机制,深化了对“白人性”话语理论专制主义本质的认知。

此外,潘特还是美国第一位探究“白人性”话语理论的非裔女性历史学家。她自陈原本打算书写一部“白种美国人的建构史”,因为就她所体认的美国日常生活情景而言,绝大多数人“总是将非裔

① Kathleen Cleaver, “Introduction”,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Revised Edition, Verso, 2007, p. xix.

② David W. Stowe, “Uncolored People: The Rise of Whiteness Studies”, *Lingua Franca* 6, No. 6(1996), pp. 68-77; Robyn Wiegman, “Whiteness Studies and the Paradox of Particularity”, *Boundary 2*, Vol. 26, No. 3(1999), pp. 115-150.

③ Peter Kolchin, “Whiteness Studies: The New History of Race 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9, No. 1(2002), pp. 154-173.

④ Ladelle McWhorter, “Where Do White People Come from? A Foucaultian Critique of Whiteness Studies”,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31, No. 5-6(2005), pp. 533-556.

⑤ Jason Pierce, “Book Review”, p. 720.

族群与奴隶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奴役”视为“黑人”的代名词,而将“自由”归属于“白人的特性”。因此,她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改变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偏见,把正确的族群知识传播给大众。^①

综上所述,首先《白人的历史》的概念史研究范式,以种族的谱系学视角,以及“白人性”话语理论的文本间性视角来探究欧洲和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客观实在论范式和社会因果性解释模式,并由此达成了一种意义和意识生产理论的社会政治实践观,从而回应了西方学界关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多元社会中族群融合及民族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并在达成一种关于意义和意识生产理论的社会政治实践观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被划分为不同群体(族群)的历史真相。其次,《白人的历史》采取社会建构论的分析视角和跨族群阶级论的分析方法,通过将“白人性”话语理论视作一种表现和建构特定白人社会生活体验、思想观念及其行为的意义模式,超越了此前“白人性”研究的意识形态模式,不仅大大增强了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交集,而且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使我们对人类生产现代知识经验的具体历史语境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从而获得了新的认知:它透过种族的谱系学内涵及外延的棱镜,即考察其得以形成的历史的可能性条件,在解构既有现代种族科学的同时,通过探析(白人)身份认同文本的自身构成,来重构关于族群或族裔的知识及知识体系。最后,《白人的历史》的概念史研究范式,在处理历史学科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潘特不是将“白人性”视作一种特殊存在,而是在充分考察其得以形成的历史的可能性条件之基础上,揭示白人至上主义观念暗含的权力及意识形态的控制,指出这一话语与西方及美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具有同构性。因此,我们说《白人的历史》一书在历史的语境中阐释白人主体性身份及其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时,避免了种族理论学者罗宾·维格曼指出的特殊化倾向,“在后隔离主义时代(the postsegregationist era)的语境中,白人性研究的政治意图并非仅仅将其阐释为特殊性,还必然要涉及一个问题,即,白人性的特殊性存在并不会剥夺其世所公认的白人至上权威”。^②

(作者陈茂华,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邮编:201620)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Nell Irvin Paint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White People*, p. ix.

^② Robyn Wiegman, "Whiteness Studies and the Paradox of Particularity", p. 149.